

世 界 文 豪 书 系

# 川端康成十卷集

CHUANDUANKANGCHENG SHIJUANJI

5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川端康成

# 川端康成十卷集

## 第五卷

### 古都·美丽与悲哀

高慧勤 主编

高慧勤等 译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柿沼和夫 摄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古都 .....    | 高慧勤 译〔 1 〕 |
| 美丽与悲哀 ..... | 戴 霞 译〔159〕 |
| 题解 .....    | 戴 霞 〔333〕  |

# 古 都

高慧勤 译





## 春 之 花

千重子发现枫树的老干上，紫花地丁含苞吐蕊了。

“哦，今年又开花了。”千重子感到了春的温馨。

在市内这方狭小的庭院里，这棵枫树显得特别大，树干比千重子的身腰还粗。树皮又老又糙，长满青苔，当然同千重子那婀娜的腰肢无可比拟……

枫树的树干，齐千重子腰际的地方，略向右弯，到她头顶上面，愈发弯了过去。而后，枝叶扶疏，遮满庭院。长长的枝梢，沉沉地低垂。

在树干曲屈处的稍下方，似乎有两个小洼，紫花地丁就长在两个洼眼里。而且，逢春必开。自千重子记事时起，树上便有两株紫花地丁了。

上面一株，下面一株，相距一尺来远。正当妙龄的千重子常常寻思：

“上面的紫花地丁同下面的紫花地丁能相逢不？这两枝花彼此是否有知呢？”说紫花地丁“相逢”咧，“有知”咧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

每年春天花开不过三五朵。可是，到了春天，就会在树上的小洼眼里抽芽开花。千重子在廊下凝望，或从树根向上看去，时而为这紫花地丁的“生命力”深自感动，时而又泛起一阵“孤寂之感”。



“长在这个地方，居然还能活下去……”

到店里来的顾客，赞赏枫树长得美的有之，却几乎无人留意紫花地丁开花。苍劲粗实的树干上，青苔一直长到老高的地方，格外显得端庄古雅。而寄生其上的紫花地丁，自然不会博得别人的青睐。

然而，蝴蝶有知。紫花地丁开花时，千重子发现，双双对对的小白蝴蝶，低掠过庭院，朝枫树干径直飞近紫花地丁。枫树枝头也正在抽芽。带点儿红，只有一丁点儿大，把翩翩飞舞的白蝴蝶衬映得光鲜夺目。两株紫花地丁的枝叶和花朵，在枫树干新长的青苔上投下疏淡的影子。

这正是花开微阴，暖风和煦的春日。

直到白蝴蝶一只只飞去，千重子仍坐在廊下凝望枫树干上的紫花地丁。

“今年又在这老地方开花，真不容易呀。”她独自喃喃，几乎要脱口说了出来。

紫花地丁的下面，枫树根旁竖了一盏旧的石灯笼。灯笼腿上雕了一座人像。记得有一次，父亲告诉千重子说，那是基督。

“不是圣母玛丽亚么？”千重子当时问道。“有座大的和北野神社里供的天神像极了。”

“据说是基督。”父亲肯定地说。“手里没抱婴儿么。”

“哦，当真……”千重子点了点头。接着又问，“咱家祖上有人信教么？”

“没有。这盏灯大概是设计庭园的师傅，要么是石匠，搬来安在这儿的。灯也没什么稀罕。”

这盏基督雕像灯笼，想必是从前禁教时期造的。石头的质地粗糙易脆，上面的浮雕人像经过几百年的风吹雨打，已经毁损残破，只有头脚和身子依稀看出个形影来。恐怕当初的雕工也很简陋。长袖几乎拖到下摆处。双手似乎合十，手腕那里略微凸出，

辨不出是什么形状。印象之间，与菩萨和地藏王是截然不同的。

这盏基督雕像灯笼，不知从前是为了表示信仰，抑或是用来当作摆饰，标榜异国情调？如今因其古色古香，才搬到千重子家店铺的院子里，摆在那棵老枫树脚下。倘使哪个来客发现了，父亲便说“那是基督像”。至于店里的顾客，难得有人留心大枫树下的旧灯笼。即或有人注意到，院子里竖上一二盏灯，本是司空见惯的事，谁也不会去看个仔细。

千重子的目光从树上的紫花地丁向下移，看着基督像。千重子上的不是教会学校，但她喜欢英语，常出入教会，读《新旧约全书》。可是，给这盏灯笼供花点烛，却似乎有点不伦不类。灯笼上哪儿都没雕十字架。

基督像上面的紫花地丁，令人联想起圣母玛丽亚的心。于是，千重子从基督雕像灯笼抬起眼睛，又望着紫花地丁。——蓦地，她想起养在旧丹波<sup>①</sup>瓷壶里的金钟儿来。

千重子养金钟儿，比她最初发现紫花地丁在老树上含苞吐蕊要晚得多，也就这四五年的事。在一个高中同学家的客厅里，她听见金钟儿叫个不停，便讨了几只回来。

“养在壶里，多可怜呀！”千重子说。可是那位同学却说，总比养在笼子里白白死掉强。据说有些寺庙养了好多，还专门出售金钟儿的子。看来有不少同好者呢。

千重子养的金钟儿如今也多起来了，一共养了两只旧丹波壶。每年不迟不早，准在七月初一前后孵出幼虫，八月中旬开始鸣叫。

只不过它们出生、鸣叫、产卵、死亡，全在又小又暗的壶里。但是壶里可以传种，也许真比养在笼子里只活短暂的一代

<sup>①</sup> 旧地名，现大部分属于京都，出产瓷器。



强。全然是壶中讨生活，壶中亦别有天地。

千重子也知道，“壶中天地”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故事。说是壶中有琼楼玉宇，珍饈美酒，完全是脱离尘世的化外仙境。是许多神仙传奇中的一个。

然而，金钟儿却并非因为厌弃红尘才住进壶里的。它们虽然身在壶中，却不知所处何地，就那么苟延残喘下去。

顶叫千重子惊讶的，是要不时往壶里放入新的雄虫，否则同是一个壶里的金钟儿，繁衍的幼虫又弱又小。因为一再近亲繁殖的缘故。所以，为了避免这情形，一般养金钟儿的人，彼此经常交换雄虫。

眼下正是春天，不是金钟儿引亢的秋天。可是，千重子从紫花地丁今年又在枫树干的洼眼里开花，联想到壶里的金钟儿，这两件事并不是毫不相干的。

金钟儿是千重子给放进壶里的。而紫花地丁又为什么会长在这样一个局促的地方呢？紫花地丁业已开花，金钟儿想必年来也会繁殖鸣叫的吧？

“难道是自然赐予的生命么……”

千重子将春风拂乱的鬓发掠到耳后。心里一面同紫花地丁和金钟儿相比较：“那么我自己呢……”

在这万物勃兴的春光里，瞧着这小小的紫花地丁的，怕也只有千重子了。

听见店里有动静，大概正在开午饭。

千重子应邀要去赏樱花，也该去梳洗打扮起来了。

昨天，水木真一打电话给千重子，邀她上平安神宫去赏樱花。真一有个同学半个月来，天天在神宫门口查票。真一听他说，眼下正是花事最盛的时节。

“好像派人专门守望在那儿似的，这消息最确实不过了。”说着，真一低声笑了起来。真一低低的笑声，声音很美。

“恐怕他会瞧见我们的。”千重子说。

“他是把门的呀。谁都得从把门的跟前过嘛。”真一又笑了两声。“你若不愿意，咱们就分头进去，到院子里的樱花下碰头好了。那儿的花即便一个人赏，也看不厌的。”

“那么，你就一个人去赏花，岂不更好？”

“好固然好，万一今晚下大雨，花事凋零，我可不管。”

“那就看落花的风情罢。”

“雨打泥污的落花，难道还有什么风情可言？这就是你所谓的落花……”

“你真坏！”

“到底谁坏……”

千重子换上一件不显眼的和服，走出家门。

平安神宫以“时代祭”<sup>①</sup>而著称，明治二十八年（1895），为纪念一千多年前桓武天皇奠都京都修建的，所以殿堂不显得陈旧。据说大门和前殿是仿当年平安京<sup>②</sup>的应天门和太极殿。右有桔树，左有樱花。从一九三八年，将迁都东京之前的孝明天皇，也同历代天皇一起在这里祭祀。在神前举行婚礼的人也不在少

---

① 为纪念桓武天皇奠都京都，自1895年平安神宫建成以来，每年10月22日举行祭祀活动，在神舆前列队游行，身着各时代服饰，展示平安朝至明治年间的民俗变迁。

② 即现在的京都。



数。

最美的，莫过于一簇簇红垂樱，装点着神苑。如今真可谓“除了此地樱花，无以代表京都的春天”。

千重子走进神苑的入口，便见樱花满枝，姹紫嫣红，觉得赏心悦目。“啊，今年又看到京都的春天了。”她伫立着凝视樱花。

然而，真一在哪儿等她呢？难道还没有来不成？千重子打算找到真一后再看花，便从花丛中走下缓坡。

真一正躺在下面的草地上闭目养神，两手交叉枕在头下。

千重子万没想到，真一会躺在那儿。真讨厌。居然躺着等年轻姑娘。倒不是千重子觉得受了羞辱，或者是真一没有礼貌，而是他那么躺着就不顺眼。在千重子的生活里，难得见到睡着的男人，所以有点看不惯。

在大学校园里，大概真一也常和同学一起在草坪上，或支肘侧卧，或仰天而躺，谈笑风生。他此刻的样子，不过是一种习惯姿势罢了。

真一的身旁，坐着四五个老婆婆，摊开提盒，正悠闲自在地谈天说地。想必真一感到她们仁厚和蔼，就坐在一旁，尔后才躺了下去。

这么想着，千重子微微笑了，但是面颊上也跟着飞起一片红晕。她不去惊动真一，只一味站在那里。终于，抬脚从真一身旁走开了……千重子确实从未见过男人的睡相。

真一的学生服穿得整整齐齐，头发梳得光光溜溜。长长的睫毛合在一起，看来依然像个少年。可是，千重子正眼也没瞧他一下。

“千重子！”真一叫住她，站了起来。千重子陡然着恼起来。

“睡在那儿，多不雅观！过路人都在看着你呢。”

“我没睡呀。我知道你来了。”

“你真坏。”

“我想，要是不喊你，看你怎样。”

“你看见我，还装睡，是么？”

“我心里在想，进来的这位小姐多幸福啊！不觉感到有些悲哀。而且，还有些头痛……”

“我？我幸福？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头痛么？”

“不，已经不痛了。”

“脸色看着不大好。”

“不，没什么。”

“简直像把宝刀似的。”

真一不大听人说，自己的脸“像把宝刀”。千重子这么说，却还是头一次听到。

每逢别人这么说他，正是一股激情涨满他的胸臆之时。

“放心，宝刀不砍人。而且，这儿又是樱花树下。”真一笑着说。

千重子登上缓坡，往回走到回廊的口上。真一也离开草坪，跟了过来。

“这些花真想全看一遍。”千重子说。

站在回廊西口，望着一簇簇红垂樱，顿时使人感到春意盎然。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春天呀！连纤细低垂的枝头，也开满了嫣红的重瓣樱花。樱花丛中，与其说是花开树上，看起来倒像枝丫托着繁花朵朵。

“这儿的樱花，我最喜欢这棵树上的。”千重子说着，带真一走到回廊另外一个拐弯处。那儿有棵樱花树，格外显得花繁叶茂。真一也站在一旁，望着那棵樱花。



“仔细看上去，颇有些女性的风韵，”真一说。“纤细低垂的枝丫，以及枝丫上的花朵，那么柔媚又那么丰满……”

重瓣樱花，朵朵都红中带紫。

“我从未想到，樱花竟这么富有女性风度。无论是色调，姿态，抑或是娇艳的风韵。”真一又说了一句。

两人离开这棵花树，向池边走去。窄窄的小径旁，摆着坐榻，上面铺着大红毡子。游客坐在那里喝茶品茗。

“千重子！千重子！”有人喊道。

幽阴的树丛里，有座叫“澄心亭”的茶室。真砂子穿着长袖和服，从里面走出来。

“千重子，来帮个忙吧。我都累死了。我正在帮师傅点茶呢。”

“我这一身，只配洗洗茶杯什么的。”千重子说。

“不要紧，洗茶杯也成……反正我端出去。”

“我还有个伴儿呢。”

真砂子这才发现真一，便咬着千重子耳朵问：

“是未婚夫么？”

千重子微微摇了摇头。

“男朋友？”

又摇了摇头。

真一转身走开了。

“那么，你们就一起到茶会上来吧……这会儿正空。”真砂子这么邀请，千重子谢绝了，回头追上真一说：

“是和我一起学茶道的。人很漂亮吧？”

“平平而已。”

“瞧你，不怕人家听见。”

真砂子站在那里目送他们。千重子向她点头致意。

穿过茶室下面的小径，便是池塘。岸边那片菖蒲叶子，绿意迎人，竞相争翠。水面上浮着睡莲的叶子。

池塘的四周，没有樱花。

千重子和真一沿着池塘，向一条林阴小路走去。嫩叶的清香和着湿土的气息，溢满空中。这条林阴路又窄又短。走到尽头，豁然开朗，呈现一片池水，比方才的池塘还大。池边樱花烂漫，映在水中，照人眼明。外国游客对着樱花纷纷拍照。

池对岸的树丛里，马醉木开出朴素淡白的小花。——千重子想起了奈良。遥望对岸松树，虽然谈不上古木参天，却也婆婆多姿。倘若没有樱花，苍翠的松树也足以使人驻足流连的吧？想必不错。眼下，高洁的青松，澄明的池水，把朵朵的红垂樱映衬得格外妍媚，简直令人心醉。

真一走在前面，踩着池中的石步。这叫做“渡水”。一块块石步，圆圆的，仿佛是从牌楼柱子上截下来的。有的地方，千重子须略微撩起和服的下摆。真一扭过头来说：

“真想背你过来呢。”

“你背个试试。算我佩服你。”

这些石步，连老太婆都能踱得过的。

石步旁边，也飘浮着睡莲的叶子。快到对岸时，石旁的水面上映着小松树的倒影。

“这些石步，排列的形状，很有点像抽象派。”真一说。

“日本的庭园，不是全有点像抽象派么？醍醐寺院的杉形藓，大家也都说什么抽象抽象的，听着叫人反感……”

“诚然，那里的杉形藓，确很抽象。醍醐寺里的五重塔，已经修缮完毕，就要举行竣工典礼了。去看看好吗？”



“那五重塔，也跟新金阁寺<sup>①</sup>一样么？”

“想必也会焕然一新，庄严堂皇吧。尽管塔没烧掉……也是拆掉后，照原样重盖的，竣工典礼正赶上樱花盛开的时候，恐怕会人山人海。”

“要讲赏花，看了这里的红垂樱，别处的就不会再想看了。”

两人说着，走完了最后几块石步。

走完了石步，池边是片杉林。再走不多远，便上了“桥殿”。“桥殿”也者，因为桥的造型像座宫殿，实则名曰泰平阁。两侧的桥栏，有如带矮靠背的长凳，游人可以坐在上面休憩，隔池眺望园景，或者说眺望带池塘的庭园。

坐在桥边的人，吃的吃，喝的喝，只有小孩子在桥心跑来跑去。

“真一，真一，这儿……”千重子先坐了下来，右手给真一占了个座位。

“我站着好了，”真一说。“蹲在千重子小姐脚下也行……”

“不理你。”千重子倏地站起，让真一坐下来。“我去买些鲤鱼的鱼饵来。”

千重子买回鱼饵，撒到池里，鲤鱼一群群聚拢来，有的跳出水面。一圈圈的涟漪漾开了来。松阴樱影，摇曳流荡。

剩下的鱼饵，千重子问真一：“给你吧？”真一默不做声。

“头还痛么？”

“不痛。”

两人在桥上坐了很久。真一脸色发青，兀自凝睇望着水面。

“想什么呢？”千重子问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即京都北山上的鹿苑寺，寺内有三层的舍利殿一座，柱子和墙壁均饰以金箔，故名金阁。1950年焚毁，后重建。

“哦，想什么？有时也会什么都不想，却觉得挺幸福！”

“在花开红树的春日……”

“不，在幸福的小姐身旁……或许也沾到点幸福？那么温婉可人而又富有朝气。”

“你说我幸福？……”千重子反问了一句。眼里忽然蒙上一层忧郁的阴影。她低垂着头，池水仿佛映上她的眼帘。

千重子站了起来。

“桥对面有棵樱花，我挺喜欢。”

“这里也看得见，是那棵吧？”

那株红垂樱，极其俏丽。尽人皆知，是棵名花。花枝有如弱柳低垂，疏密有致。走在花下，轻风微拂，花瓣飘落在千重子的肩上，脚下。

树下也有点点落花。间或也散在水面上。不过，算来怕只有七八朵的样子……

有的垂枝虽撑以竹竿，但树梢纤纤，仍一味下垂，几乎拂到地面。

繁花如锦，透过隙缝，隔池犹可望见东岸树丛之上嫩叶覆盖的一发青山。

“是东山的余脉吧？”真一问。

“是大文字山。”千重子答。

“哦，是大文字山？怎么看着那么高？”

“恐怕是站在花丛里看的缘故。”然而，千重子自己也是在花树丛中的。

两人都有些流连难舍。

那棵樱花四周的地面上，铺满了白色的粗砂。右边，松林高耸，在这座园子里可谓挺拔优雅，接着便是神苑的出口。

走出应天门，千重子说：